

長城 外面是 故鄉



帝國的建立
只是歷史的煙雲
長城卻永恆
矗立在大地上
訴說悲歡人間的
興衰起落

內蒙篇



林佩芬 著



名家廣場

40

林佩芬◆著

長城外面是故鄉
《內蒙篇》

長城外面是故鄉／林佩芬著．--初版．--
臺北市：幼獅，民 84
面；公分．--(名家廣場；40)
ISBN 957-530-704-6(平裝)

855

84005692

名家廣場 ④

長城外面是故鄉

著者：林佩芬

校對者：黃世芬・高淑華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李鍾桂

公司：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六之一號三樓
電話：(〇二)三一二八三三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

門市：幼獅文化廣場

●臺北衡陽店：臺北市衡陽路六號 ☎(02)2613100

●展示中心：臺北市松江路二一九號 ☎(02)5335750

●臺中逢甲店：臺中市逢甲路二之一號 ☎(04)2519100

●高雄復興店：高雄市復興二路一五七號 ☎(09)1111110

印刷：崇寶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一五〇元

出版：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86138

ISBN 957-530-704-6(平裝)

《序》

期待英雄時代的降臨

陳篤弘

童年印象的長城，來自家喻戶曉的故事——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這則淒美的故事，就像王寶釧苦守寒窯、薛仁貴征東、孫悟空大鬧天庭……在那幾乎沒有童話的年代裡，英雄、美女藉著大人們口中的流傳，成為兒時記憶的一部分。當時，雖不識愁滋味，確也替古人擔憂，也不懂情這字，對孟姜女的癡，竟然感動不已，而長城，簡直就是惡魔的化身，是用白骨堆砌成的。年歲稍長，跟著唱「長城謠」以後，才改變對長城的印象，自然也接納「長城外面是故鄉」，可是征夫、苦役、鐵騎、日寇，如影隨形，老是盤在心頭，聽到長城就浮現，揮之不去。

十幾二十年前，人類開始競相乘梭飛向外太空，傳回一則消息：長城是在外太

空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地標。這句話，不論是事實或讚美，並沒有引起我太大的悸動，長城似又離我遠去，我想。我曾自問：爲什麼？無解，直到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我不知不覺又開始想長城了，也想黃河、長江，這份情，是童年記憶的延續，還是受到歷史教科書的影響？我不曾去推究，只是很自然的接受，即使想要刻意抹掉，大概也難。

出身滿洲鑲黃旗之後的林佩芬，長期背馱著的長城記憶，比一般人要重，對長城本身遺留的歷史刻痕，了解更深，長城數千年來橫躺在「秋海棠」葉上，「只有兩個朝代不是以長城爲國界的，元和清……」。（本書「萬里長城萬里長」頁4），因此，爲解脫「特別多背負了一份歷史的蒼涼和沈重」（同上頁5），林佩芬企圖把歷史上的長城、國防上的長城，透過她的筆，轉化成文化上的長城，即使，現代的長城，睡眠的已經由原來的「秋海棠」變成「老母雞」，仍然願意尋求定位，化解一切的恩恩怨怨，希望「成爲後人精神上的中心」、「成爲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座建築」（同上），這方面，林佩芬是成功的做到了。

佩芬文如其人，氣勢豪放，行文婉約，取材、格局著重於「大」，而鋪陳、敘述，又不失於細致、婉曲，寫景山河、論情豪傑，總見刻畫入木，自顯成林，用來

寫歷史小說，英雄人物，個個躍然紙上。近幾年來《努爾哈赤》、《天問——小說明末》等作品相繼出版問世，已見其功力。本書《長城外面是故鄉》原應是上列大著「投石」之作，因於民國七十五、六年間，佩芬已經計劃全心投入撰寫歷史小說，且著重於元、清英雄人物，剛開始的工作，便是把萬里長城相關的史料，重新整理成篇，即是本書各章，包括：成吉思汗陵／昭君塚／避暑山莊／木蘭圍場／外八廟／內蒙古草原／大同／雲崗／雁門關／王昭君／五塔寺／陰山／科爾沁草原／滕格里沙漠／阿拉善盟／賀蘭山等計十六篇，另以「萬里長城萬里長」為引，穿領全書，人、景互為輝映，陸續交由「臺灣日報副刊」發表，前後長達二年餘，足見其用力之深，敬事之勤。

在「臺副」系列發表期間，為提醒讀者切勿錯過的文章，特別冠以《長城外面是故鄉》做為刊頭，應就是本書書名的來由。那段時間，正值國內政治、兩岸關係急劇變化，這個刊頭名稱也曾帶來各種不同的猜測，還好佩芬是滿人，夠資格站出來大喊：「長城外面是故鄉」，當然，這並不是她撰寫這些作品的目的，而是一個更崇高的願望驅使著她，以超越時空的文學版圖看待長城，除去歷史上、地理上的長城阻隔。由於這本書的問世，在文學的國度裡，終於搭起一座穿越時空的橋，讓

我們更認識長城。

跨世紀末，是一個沒有英雄人物的年代，跳梁稱雄，少年追風，真正的英雄在哪裡？我們期待英雄時代的降臨，也許是奢求，那麼，就在歷史人物中去找尋吧！緣於《長城外面是故鄉》諸篇初成，有幸先睹，今喜見成書，謹誌感言，爲之賀。

《自序》

萬里長城萬里長

對於長城，我有一種孺慕式的感情。

往昔，我常在紙頁中翻翻尋尋的追索著它的蹤迹；那分悲壯、蒼茫、雄偉的廣闊，所代表的不僅僅只是建築的意義；那橫過一葉海棠的身影是永恆的矗立，矗立在中國的土地上，矗立在中國的歷史上，也矗立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裡；因此，我在紙頁中所追尋到的點點滴滴，無論是一段文字的記載，還是一張翻版的照片，在在都累積、融化而成了刻骨銘心的、無以名之的孺慕之情。

該怎麼樣來探討自己的這一段孺慕之情呢？讀遍史書，我可以如數家珍似地細說它的源起，中國的第一座城是鯀建造的，大禹的父親，他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

人，於是中國有了城邦……萬里長城最先開工的是齊長城，約在西元前四〇四年開始修築，歷四十三年而成……再接下去，秦始皇的名字出現了。

城，是衆志成城；在秦始皇的一聲令下，分裂的國家統一了，由戰國七雄所分別建造的一段段的城也串連起來了，做了華夷別居的分水嶺。

「西起臨洮，東到遼東。」種種的記載，我從小便在歷史課本中讀過背過，在歷史考卷中填過寫過，一直到我度完考試的生涯之後，這些文字不但沒有自我心深處撤退，反而更鮮活、更豐盛——擺脫了教科書的範圍，我的視野擴大了，感情也更真摯了。

我讀著有關萬里長城的諸般文字：孟姜女萬里送寒衣給她被徵去築長城的丈夫，但等她到達長城的時候，她的丈夫已被當作祭品而活埋在城牆下了，悲憤交加的她在城下放聲大哭，感天動地的哭倒了長城；王昭君出塞和親，手抱琵琶，哭出長城……

在仍是以長城爲國界的年代裡，長城便常是戰場；長城以南是農業社會，而以北卻布居著游牧民族，光憑經濟、民生方面的原因，就足以產生強烈的衝突，胡人南下牧馬，漢則強時征戰，弱時和親，兩種政策交替的使用著，因此，既有王昭君

這樣的美女，也產生了李廣、衛青、霍去病這樣的英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這固是豪語，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慘痛卻也是事實，將軍白髮征夫淚——戰爭畢竟是無情的啊！

有没有人數過，從第一個爲築長城而死的人算起，乃至每一個在長城上戰死的人，直到現在，一座萬里長城下，住著多少死去的鬼魂？

有誰能數得清呢？

巍峨壯觀的長城和巍峨壯觀的歷史一樣，它在實質上在在都隱藏不住一分悲涼與滄桑！

欣賞、膜拜的另一面竟然是悲憫、憑弔！

歷史的風沙吹拂過長城的一磚一瓦——中國的歷史，令人感受到的是沈痛！

只有兩個朝代不是以長城爲國界的，元和清……

生長在長城外的成吉思汗，率領著他的鐵騎橫掃歐亞，颯烈的大軍劃破了歷史的紀錄，他創建了史無前例的帝國；因此，當他的孫子忽必烈汗入主中原之後，萬里長城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疆界，不再是戰場，在元的國度裡，萬里長城度過了平靜的歲月。

而後是同樣生長在長城外的努爾哈赤，以他的堅毅創立了新的世代，立下清的基業；於是，長城再一次的不再是國界，不再是戰場……中國的疆域突破了長城的範圍之後，國土擴大了——歷史、民族、文化的意義也擴大了。

農業與放牧兩種生活方式的人不再敵對，華夷不再區分，進而融合成一個整體的大帝國——從建立長城這條國防線，乃至於拋棄這條國防線，那該是多麼偉大的意義！

長城不再具有軍事上的意義，而成爲文化上的意義，成爲後人精神上的中心，成爲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座建築。

讀著一頁又一頁的圖與文，我的心中常有一股感慨和一股崇敬、景仰，而融合成一股孺慕，在那段封閉的年代裡，這孺慕中滿含著「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情緒。

然而，到現在，親臨長城，瞻仰它的遼闊雄偉，已經不是件難事了，而我卻依然拂不去那種天地悠悠，愴然涕下的情思——或許，這是因爲多讀了史書，特別多背負了一分歷史的蒼涼和沈重吧！

長城外面是故鄉

林佩芬◆著

期待英雄時代的降臨（序）

萬里長城萬里長（自序）

青塚 2

避暑山莊 11

木蘭圍場 28

賀蘭山	169	外八廟	37
阿拉善盟	160	內蒙古草原	55
騰格里沙漠	152	大同	64
科爾沁草原	143	成吉思汗陵	88
陰山	134	雲崗	97
五塔寺	125	雁門關	106
五當召	115		

名家廣場

40

林佩芬◆著

長城外面是故鄉
《內蒙篇》

青塚

一提到「青塚」，幾乎每一個人的眼前都會立刻浮起一個倩影，那就是絕代美女王昭君；她身披紅斗篷，手抱琵琶，含著淚珠辭別漢宮，騎上白馬出塞和親……她的美麗和哀愁，引發了文學家的同情和愛憐，不約而同的提筆寫她，幾百年下來，詩詞歌賦小說戲劇中無處不見她的芳蹤，她的故事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添加了文人的想像和美化，發展成一個與史實相去甚遠的獨立的賺人熱淚的故事。

「青塚」便是這樣建造起來的——自古以來的文學家，有的不願漢家美女下嫁胡郎的，筆下便寫成了昭君一出塞即投江而死，如馬致遠的《漢宮秋》雜劇；有的則寫成匈奴王死後，昭君不願依從「收繼婚」的胡俗改嫁，因此仰藥而死，如琴操怨

曠《思惟歌》；有的則以昭君出塞後，因心情抑鬱而死；不過結論倒是一致的，那就是死後的墳墓號稱「青塚」。

而在內蒙古的首府舊名歸綏的呼和浩特市裡，號稱葬著昭君的「青塚」多達二十幾座，而且每一座都會有人證實它「是真的」……當然，「指認者」最多的還是那座最高、最大的，前面豎著王昭君和呼韓邪單于銅像的「昭君塚」。

到底哪一座才真正的「是真的」呢？

其實，何必去追究它呢？就當它每一座都是真的，不也很好嗎？這麼淒美動人的故事原本就和「月裡嫦娥」一樣的不是事實，而是存在於中國人心目中的美麗的想像，硬要去求真求實的掘塚追究考據，那豈非和登陸月球一樣的殺風景呢？

其實，歷史上真實的王昭君並沒有一出塞就死亡；史書上明確地指出她真正的一生經歷：

《漢書·元帝紀》載：「竟寧元年（西元前三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

《後漢書·南匈奴傳》載：「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及呼韓邪死，其前妻閼氏子代立，欲妻

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

從這些記載綜合可知，王昭君是因在漢宮不得意，志願出塞和親的，先是嫁給呼韓邪單于，呼韓邪死後，她改嫁呼韓邪的兒子——史實裡的王昭君既沒有遭逢索賄未遂醜化圖容的毛延壽壞蛋，也沒有和元帝產生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更沒有一出塞就殉情自殺；而且，她自願出塞的原因並不是什麼偉大的「爲國捐軀」的犧牲精神，而是因爲青春白白的浪費在漢宮的悲怨所驅使；出塞後，她先是「和親」，嫁給呼韓邪單于；而後是「入境隨俗」的按照「收繼婚」的胡俗再嫁呼韓邪的兒子。

事實的一切遠比文學家筆下的文字簡單得多了，而文學家筆下的文字又比事實的一切簡短得多了——歷代的文學家似乎總致力於加油添醋的渲染著王昭君的前半生，卻不願意坦誠的面對她後半生的故事，總是寧願爲她蓋一座青塚，而不願見她先後嫁了一對父子。

對漢人來說，先嫁父、後嫁子的行爲有違倫常——所以，寧願讓自己心目中的天仙美女一死了之，也不能發生這樣的醜事。

但是，就歷史與民族學的角度來看，胡俗的「收繼婚」根本與倫理道德無關，